

杨鹭滨剧作选

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所 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鹭滨剧作选/杨鹭滨著, -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 12

(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所编. 主编:黄永碛)

ISBN 7-104-01799-2

I. 杨… II. 杨… III. 戏剧-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36.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3747 号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431 千字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17.5 印张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 - 1000 册

ISBN 7-104-01799-2/J·786

定价: 20.00 元

序

王评章

怎么也想不到会为路冰兄的遗作写序。那么鲜明生动，那么个性棱角分明的人，没有道理英年早逝呀！他的音容笑貌，还是那样的恍如昨见。他无情地给他的朋友们留下了粗砺的精神和情感的刮伤，终身难癒。

路冰是做芩剧出身的，熟悉芩剧音乐、表演，还多少会些武行功架，导演舞美什么的，也都能插上手说上话，但骨子里却仍然是一个不安分甚至是愤怒的“文学青年”。他是福建剧作家中少有的仍然固执坚持着八十年代精神姿态的人，信奉严肃、深刻，信奉探索、创新。他从漳州调到厦门工作，待遇、环境都好了，却闷闷不乐，而且经常至于积郁成怒。我认为那不一定是他对厦门的不适，而毋宁说是得了“八十年代病”，是年代上的“水土不服”。

八十年代大家都充满激情锐气，追求探索，渴望搏击时代风云，争当弄潮儿，忧惧保守、落伍，路冰兄更是如鱼得水。那时他是那么开朗，自信，爱发议论。开会讨论，哥们总是诱他开头炮，然后群起“收拾”他，彼此大笑，其乐融融。开会没了他的嘶哑笑声，就死气沉沉（当然，还要有王景贤）。他也非常留恋那时的生活，大概那是能给他许多精神上愉快呼吸的年代。记得他去世前参加省里的创作会，在会上生硬地表示了对于创作及

其组织工作缺乏八十年代精神追求和责任的不满，一士诤诤，大家心里都骤然被硌痛。

路冰好强，不肯回头，性格刚烈豪爽，却又孤独脆弱。他交友远反而亲，近反而疏，原因在于他需要的只是新鲜的精神共鸣，世俗的相处使他厌倦。这也使他能处理好朋友的关系，却较难处理好同事的关系。后来大家庸碌着，见面少而匆忙，难得耐心深谈，他变得沉默而戒备，总是埋怨对他不关心。他甚至把自己蜷缩起来，以酒浇愁。但他又不会隐瞒自己的感情，越是忍，越是憋，就越是怒气冲冲，结果往往是伤人伤己。我想他是有被弃感的——那年代已离他而去，他却有点嫁怒于朋友和同事，认为大家都背弃了八十年代。这加剧了他的不善处人与自处。所以除了性格上的原因，其中确实有他要独自沉溺于八十年代的负气。

与他的为人一样，他的剧作也不愿平庸，一是追求传奇性，二是对新观念新方法的追求，三是强调个性色彩。他的创作，大约可以以1985年前后分期，前期选了《情海歌魂》和《琴剑恨》，总的说写法是写实、传统的，85年以后受当时“现代派”的影响，表现的、非理性的东西增多了。福建的剧作者这方面受影响的并不少，似乎只要他要坚持到底。

书中所选的剧本，我比较喜欢的是《情海歌魂》，《琴剑恨》，《肃杀木棉庵》，《羯鼓汉箫》和《血誓悲歌》。《情海歌魂》写的是闽台两地歌仔戏艺人的现实题材，却不仅意识形态淡薄，而且主题的意识也较淡，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剧本专注于戏剧情节的波澜起伏，人物之间的恩怨离合。剧中的剑、琴，在以后的作品中不断出现，既作为道具，负载着武戏的穿插、变化作用，慢慢道具的意象性、表演性也不断丰富多彩起来。福建的剧作家，罕有写及武打剑击场面的，路冰是个异数，大致是他会点武行功夫，当然，也性喜奇侠。

《琴剑恨》是他写得最流畅、简洁的一个戏。剧中的卢世荣为了谋色，串通县令，把李家仔仔细细地折腾得家破人亡，表面上又为李家奔走，两肋插刀，使李家感激得把被害得守了寡的媳妇也嫁给他。人物掌控收放事态如行云流水，戏的发展也就曲折自如一气呵成。这个戏的日常演出场次也一定很不错。

《震后》是他力图用“现代派”的意识和手法创作的戏。他用地震寓示社会动乱造成人的精神分裂和反常，及其愈合的困难。戏的叙述和想象，确实有非理性的梦魇的色彩。路冰骨子里是反叛的，好标新立异。他是渴望前沿、先锋的，渴望成为精神另类的，渴望另类的高深，并以之区别于他人而不肯混同一色。多年后他对这个戏没有引起创作、评论同行的关注耿耿于怀。《震后》的出现，完全是当时的文学背景催发的。当时戏曲界正醉心于历史清算与传统批判，批判现实主义正有用不完的劲，并没太多人觉得有必要去认真追问它之后应是什么。同时，这种非写实的、主观意念太强烈的作品，确实要么得有点超验的能力，要么个人的精神痛苦深刻到变形为一种足以表征时代、人类精神病症的心理图式，否则很难引起多数人的共鸣。大多数的作品都只能显得怪诞而沦为自言自语。路冰大概也有挫败感，以后的创作，没再走那么远，但始终都有一些现代手法的应用，从此带上一些“怪诞”的色彩。

《肃杀木棉庵》从故事形态说是传统的，但它的观念是新的。郑虎臣必须完成福王交给的任务，必须报父亲冤死、姐姐被入为官妓的深仇；必须承担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的道德责任，但是杀了贾似道又违逆太后懿旨，要株连九族；贾似道必须忍辱求全不惹怒郑虎臣，才能安抵循州东山再起。于是一个想从精神上、心理上折磨、摧垮对方，一个为了委曲求全承受难忍之辱，戏将一场当时时髦描写的忠奸斗争、宫廷政治斗争干净地推到幕后，只写两个人流放、监押一路上的心理较量。戏用蟋蟀声、斗蟋蟀

等声音意象和形体虚拟意象来象征、表达贾似道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与影子的对话、中暑时的精神混乱等，以种种新的手法，对人物进行心理、情感的意识、下意识的“精神分析”式表现。这是福建新时期以来第一次新的创作观念和手法比较成功的探索和突破，把它放在当时的创作背景下，它的价值和意义是更清晰的。

《肃杀木棉庵》之后写了《迷惘的仙字潭》和《齐昌楼》。前一个戏把古代热烈的性爱与现代冷漠的性爱进行对比，肯定原始基因修复人性的力量，后一个戏也可以说是描写因性无能导致乱伦的家庭悲剧，其中也牵涉到文化压制问题。两个戏的叙述或者故事，都有浓厚的非现实非写实色彩。这是路冰《震后》失利的不甘愿的努力。这两个戏有色彩丰富的婚丧礼仪、民间舞蹈，路冰有意识地引入民间原生态的文化艺术，来化解情节故事主题化、主题抽象化的干涩。正如《肃杀木棉庵》中用了无顶轿、无底车、哑女、飞镖、中草药名、藏头诗等传统手法，他希望戏不断有新奇的刺激，来克服理念化的沉闷。

《羯鼓汉箫》是一个很有舞台性、很充分考虑到表演的戏。如果说《肃杀木棉庵》还只能归于古代剧，因为它写的虽是历史的人物、事件，但它的主题已是逃逸或者说是超越出历史题材，那么《羯鼓汉箫》便是一个规范的历史剧。这在路冰的写作中几乎是仅有的。除了因为题材的少数民族色彩，用了大祭师拜迎羯族神鼓的神秘场面，戏写得很传统很规范。戏一开始就先声夺人，三档石勒，把张宾傲气恃才和“秀才遇上兵”的狼狈不堪写得曲折风趣，特别是戏眼放在他与僮子的交流中，戏就顺着刻画人物走，而不是人物性格被传奇情节淹没。这个戏的开场，放在新时期福建所有的剧作中，都不逊色。今天看来，戏的主题落在石勒的“得贤、用贤”上，而不是如剧名“羯鼓汉箫”所暗示的汉族文士与羯族将领的艰难磨合、性格文化的冲

突上，是有些把戏写实了。戏的情节性传奇性很强，一些场面的设计也很戏剧化。除了三挡石勒，石虎与刘月皎套马定情，也为刀马旦提供了丰富的表演空间。演员用劈叉、收腿复立来表现多次提缰驱马，把马匹的精疲力尽，跌倒后一再腾跃不起，人物的焦急恐惧表演得淋漓尽致。新时期以来的戏曲尤其是历史剧，有许多重大的建树，但也往往有人物无“表演”，有戏无艺，有艺无技，毛病在于剧作者对戏曲、对舞台不熟悉，无法为演员创造出表演空间。演员的功夫尚且表现不出来，更遑论能让传统表演程式灿烂夺目、富于创造灵性地尽情表现自己的魅力。这妨碍了演员技、艺的发挥、创造和积累，也妨碍了程式的建设。《琴剑恨》和《羯鼓汉箫》表现了路冰对传统戏曲的写法和舞台的熟悉，功底不浅，但他太执意于追逐创新，并不在意自己这方面的优点，倒也可惜。

《血誓悲歌》对西施题材是一次突破。戏将吴越斗争集中在西施、伍员之间。西施既要设法除去伍员，扫掉灭吴的障碍，又对伍员的铮铮忠骨、男子气概敬畏仰慕；伍员也充分意识到西施之美的倾国力量，但对于美，他终究还是下不了手。结果是西施虽不杀伍员，而伍员因她而死。戏中也有剑魂这样一个非人非魅、不知所来不知所终的“象征荣耀与死亡”的精灵，有“象征原朴与纯真”的巾幗，自《震后》起，这样一些形象，还有琴剑箫鼓，几乎是路冰作品的个人钤印。他似乎非常迷恋它们。他的创作在别人看来有些朦胧费解之处，反而是他想象和创作的快乐之处，绝对不肯让步。

读路冰的作品，总觉得有一股倨傲不平之气像一团火在滚动，让人感到憋屈，找不到嗓门调子呼吼几声。似乎他的创作才只是开始，还是粗头乱服野气未驯之期。他创作的痛苦在于不论写什么怎么写，都无法使自己满意。他的创作似乎在跟谁较劲似的，不论是锋芒毕露还是强弩之末，都有咄咄逼人的挑衅余势。

如果说文如其人的话，这就是杨路滨了。他的“不改初衷”，我虽未必完全认同，但是那种精神坚持的姿态，还是时时灼痛我，使我只能眯着眼睛无法迎视。

路冰对自己的作品从来是很爱惜的，对自己创作的个性也从来是十分自护的，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所能为他出这本书，我想他在九泉之下是会感激的，当然，路冰的所有朋友也都会感激的。这本书是路冰的缩影，也是新时期福建戏曲创作多姿多彩的一个侧面。

2006. 8. 5

自序

检验走过来路上的脚印——实沉的、踉跄的、颠簸的、弯曲的，还有不少大跌小摔的印痕。可以定论：我是个不甘寂寞却能享受孤独，不甘清贫却能品尝苦难，还算努力再努力的跋涉者。

心有不甘的是那些已有资料、提纲的创作题目却未能完成，已画完最后一个句号的作品手稿未能找到最后的归属。但愿后来者有兴趣“沙里淘金”般从中获取点闪亮的东西。

杨鹭滨（路冰）留笔于手术前

2004年5月19日

目 录

序	王评章 (1)
自序	(7)
情海歌魂 (歌仔戏)	(1)
琴剑恨 (歌仔戏)	(47)
震后 (现代小戏)	(95)
肃杀木棉庵 (歌仔戏)	(121)
迷惘的仙字潭 (组合式歌仔戏)	(175)
观世音 (电视舞台剧)	(223)
齐昌楼 (古装歌仔戏)	(289)
羯鼓汉箫 (歌仔戏)	(333)
情殇红楼 (歌仔戏)	(383)
心灯——妈祖的故事 (歌仔戏)	(429)
血誓悲歌 (新编历史剧)	(485)
歌仔戏在新加坡兴衰试析	(524)
变通《心灯》走台湾——一次“还戏于民”的实践与感悟	(537)

歌 仔 戏

情 海 歌 魂

剧中人：（出场序）

赛水仙 女，48岁（序幕18岁），漳州“水仙花”芗剧团团长，原台北“艺春班”名小旦。

连宝生 男，51岁（序幕21岁），台北“振声”歌仔戏团班主，原漳州“龙建班”名小生。

瞎子松 男，60多岁（序幕30多岁），水仙之兄，琴师，原“艺春班”掌班。

白家辉 男，70来岁（序幕40来岁），原“龙建班”掌班，宝生之养父。

白金娥 女，53岁（序幕23岁），家辉之女，原“龙建班”名花旦。

白莲 女，25岁，金娥之女，台北歌仔戏演员。

韩基雄 男，30多岁，台北“龙建电视台”韩董事长的儿子。

连子怡 男，30岁，水仙之子，漳州芗剧演员。

阿顺 男，近30岁。瞎子松的徒弟，剧团主弦。

“艺春班”、“龙建班”男女艺人。

“水仙花”芗剧团男女演职员。

“振声”歌仔戏团男女演职员。

打手若干名

时 间 一九七九年荔枝红了的时候。

地 点 台北——香港——漳州

前 歌

芗剧——歌仔戏，
锦歌衍生，同根同枝；
歌飞海峡共音曲，
情牵两岸千缕丝。
共音曲，
千缕丝，
台上台下悲又喜，
戏里戏外情依依……

序 幕

[三十年前。端午节。夜。

[夜海茫茫，斜对一座露天戏台。台上赛水仙与连宝生正在演戏——一个弹琴一个舞剑。台边是文武乐员，瞎子松（此时未瞎）正坐在文武乐第一把椅上拉着壳仔弦伴奏。台柱挂着一块“水牌”，牌上醒目写有：

漳州龙建班 联合台演《琴剑缘》
台北艺春班

[白金娥与两班艺人在后台各忙着自己的事情，部分演员对着台上演出伴唱：

琴剑恋——

琴声绵绵诉心愿，
剑光闪闪绕琴旋。
流不尽蜜甜花香，
刻字字山海誓言。
啊！
玉山圆山请作证，
琴剑同心天地长……

艺人甲 吓！宝生与水仙今晚把这出新编的“琴剑缘”演出味来了。

艺人乙 那还用说，水仙是台北“艺春班”的台柱，宝生是漳州“龙建班”的名角，两班合台，一对联演……这叫“千里姻缘一戏牵”哟！

白金娥 哼！（闻言立起，摔镜，走开）

艺人乙 （不解）金娥她？

艺人甲 你呀，说话不看前后。（低声）她爹自家辉收养宝生那孤儿，早就有意招他当“驸马”。如今……嘻嘻嘻！

[远处传来几声枪炮声。众一愣。]

[白家辉与韩处长的一随从风火火上。]

一随从 停！停！停演！（解幕布）

白家辉 龙建班的人赶快收拾一下，立即去码头下船。

[众惊愕。]

白金娥 爹，怎么回事？

瞎子松 家辉师父，这是搬啥戏？

白家辉 戏，不演了！（众哗）听我说，听我说——

（唱）近日时局紧，

炮声震人心。

看来楚河汉界棋局定，

只好收锣息鼓戏暂停。

韩处长传话：
本戏班随船去台湾，
赶潮水，即时起程。

瞎子松 这……太突然了！咱们联合合演已经订了合同，拿了人家的定金呀！

白家辉 阿松师父，你我只不过是掌班的，龙建班的班主是韩处长呀！

一随从 韩处长的脾气你们是知道的，他的话是石板上鏤字。

瞎子松 这……

一随从 快！龙建班的快搬行头。快——

[一部分艺人搬戏箱道具过场，另部分艺人围着瞎子松想办法。

赛水仙 阿松兄，咱艺春班也一齐下船回台湾吧。

白家辉 非常时期，韩处长费尽气力才弄到一只机帆船，已经搭了不少人，如何挤下两个戏班？不过……韩处长同意水仙与艺春班几位主角随船先走，剩下的人等……

白金娥 （别有用心，神经质地）哈哈！戏台塌了！散班罗

白家辉 （厉声）金娥！

瞎子松 散班？（顿悟）水仙，咱们不能走，他是在拆台吞班！

连宝生 义爹，你不能……

白家辉 （打断）这是韩处长的指令。

连宝生 这、这……水仙，咱俩——

赛水仙 生死在一起！

瞎子松 水仙，你是艺春班的台柱，你你……

赛水仙 （痛苦地）阿松兄，我是宝生的人了，我我我已经有了……（下意识地按住腹部）

瞎子松 （惊忿）呀！你……

连宝生 水仙，我也不走了！

白家辉 （意外）呀！你……

一随从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来呀！把宝生水仙“请”下船！

[双方争夺混斗。白金娥暗中帮倒忙。

水仙跌倒在地，宝生被架下。

瞎子松 白家辉，我和你拼了！

[瞎子松急乱中操起赛水仙的月琴，白家辉急忙以宝生的剑迎抵，两人开打，家辉失手刺中瞎子松的眼睛。

白家辉 （惊愣）呀！

瞎子松 （痛叫）哎呀！（挥琴狠砸家辉小腿）

白家辉 （痛叫）哎呀！

[一随从急拉白家辉下。

赛水仙 （惊呼）阿松兄！阿松兄——

瞎子松 （挣扎爬起，双手覆眼，血淌指缝。狠狠地）白、家、剑！

[众艺人急忙搀扶瞎子松下。

[风飕飕，猛烈摇曳着海边相思树。

[马达声，一盏船灯掠过茫茫夜海。传来了宝生呼喊水仙的绝望声。

[水仙猛地跃起，疾奔海边，挟住一棵晃动的相思树胡乱地招手着。

赛水仙 （嘶嚷）宝生！宝生——

[裂岸的涛声淹没了呼喊。狂浪排空，涌出淌着血泪的字幕：情海歌魂。

[幕后歌进发：

啊——

惊涛裂，

狂飙滚，

泱泱海峡断歌魂。
魂绕琴剑结爱恨，
弹指三十春。

[幕徐落。

第 一 场

[三十年后——一九七九年初夏。

[台北。白家客厅。白家剑悬挂墙上，酒柜上置一盆逼真的塑胶水仙花。透过内室玻璃，可见连宝生的剪影——时而挥手拍节，时而伏案疾书。厅外，一棵棕榈树挺立在如梦似幻的夜色里。

[客厅里，韩基雄、白莲正与男女朋友欢快、自由地跳着舞。

韩基雄 诸位，今天是歌仔戏兼电视名星白莲小姐生日。（举酒杯）来来来，请诸位为白莲的……呃……长青万古干一杯！

[众哄堂大笑。

白 莲 韩基雄先生，你应该带一付挽联——万古长青，永垂不朽。

韩基雄 （尴尬）呃……

青年甲 你呀——乌鸦嘴！连一句好话都不会说，还想向人家求婚。

韩基雄 哪有什么关碍？我们韩白两家是世交……相好。笑什么？当年她阿公是漳州“龙建班”的掌班，我那处长老爸是班主；现今她阿公是“龙建电视台”经理，我老爸是董事长……